

影印

文淵閣

四庫全書

影印

文淵閣四庫全書

第九一八冊

北京出版集團公司
北京出版社

本冊目次

冊府元龜(二七)

宋
王欽若等奉敕撰……一
楊億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冊府元龜卷八百九十二至

詳校官中書臣孫球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何思鈞

校對官學正臣湯垣

膳錄監生臣王寶塘

欽定四庫全書

冊府元龜卷八百九十二 宋 王欽若等撰

總錄部

夢徵

周禮有六夢一曰正夢二曰噩夢三曰思夢四曰寤夢
五曰喜夢六曰懼夢又詩云吉夢維何維熊維羆維虺
維蛇又曰牧人乃夢衆維魚矣旒維旗矣斯則夢之徵
矣是知禍福無門在祥應而斯顯吉凶有象考虛實之

欽定四庫全書

冊府元龜
卷八百九十二

彌彰按漢書藝文志云衆占非一而夢為大所以黃帝
悟吹塵而得風后唐堯感白帝而獲臯陶成湯占鼎而
遇賢高宗求野而得相周文享其齡壽孔子識其云亡
至於晉霸得天楚傷中月曹因社滅鄭以蘭生叔孫之
得豎牛簡子之聽廣樂夢徵所至於焉可知

黃帝夢大風吹天下之塵埃皆去又夢人執千鈞之弩
驅羊數萬羣帝寤而歎曰風為號令執政者垢去土解
清治者天下豈有姓風名后者哉夫千鈞之弩異力能

遠者也驅羊數萬羣是能善牧者也天下豈有姓力名牧者乎於是依二夢之占而求之得風后于海隅登以為相得力牧于大澤進以為將

堯為天子夢白帝遺以馬隊子臯陶母升高丘睹上有白雲如虎感已而生臯陶堯聘索狀母問之如堯言徵與語明於刑法

商湯思賢夢見有人負鼎抗俎對已而笑寤而占曰鼎為和味俎者割截天下豈有人為吾宰者哉初力牧之

欽定四庫全書

冊府元龜
卷八百九十二

後曰伊摯耕於有莘之野湯聞以幣聘之有莘之君留而不進湯乃求婚於有莘之君有莘嫁女於湯以摯為媵臣至毫乃負鼎抱俎見湯伊摯將應湯命夢乘船過日月之旁

高宗夢傳說使百工營求諸野得諸傅巖

周文王去商在程正月既生魄太姒夢見商之庭產棘小子發取周庭之梓樹于門間梓化為松柏棫柞寤驚以告文王文王及太子發竝拜吉夢受商之大命于皇

天上帝文王謂武王曰汝何夢矣武王對曰夢帝與我九齡也帝天文王曰汝以為何也武王曰西方有九國君

王其終撫諸文王曰非也古者謂年為齡齒亦齡也我

百爾九十吾與爾三焉

九齡九十年之祥也文王以憂勤損壽武王以安樂延年與爾

三者明傳業於汝汝受而成之文王九十七乃終武王九十三而終

武王與叔虞母會時夢天謂武王曰余命汝生子名曰虞與之唐及生子文在其手曰虞故命之曰虞成王封之於唐

欽定四庫全書

冊府元龜
卷八百九十二

號公夢在廟有神人面白虎爪執鉞立於西阿之下公懼而走神曰無走帝命曰使晉襲于爾門公拜稽首覺召史嚚占之對曰如君之言則蓍收也天之刑神也天事官成公使囚之且使國人賀夢舟之僞告其諸族曰衆謂號亡不久吾乃今知之君不度而賀大國之襲於已何瘳吾聞之曰大國道小國襲焉曰服小國赦大國襲焉曰誅民疾君之侈也是以遂於逆命今嘉其夢侈必展是天奪之鑒而益其疾也吾不忍俟也將行以

其族適晉六年號乃亡

秦穆公立病卧五日不寤寤乃言夢見上帝上帝謂上天也

帝命穆公平晉亂史書而藏之府府藏書之處而後世皆曰

上天穆公

晉文公救宋次於濮城晉文侯夢與楚子搏搏手楚子

伏已而盥其腦盥也是以懼子犯曰吉我得天楚伏其

罪吾且柔之矣晉侯上向故得天楚子下向地故伏其罪腦所以柔物子犯審見事宜故權言

以答

欽定四庫全書

冊府元龜
卷八百九十二

四

子玉自為瓊弁玉纓未之服也將與晉戰夢河神謂已

曰畀余余賜汝孟諸之麋子玉不與而戰敗子玉楚大夫

趙盾在時夢見叔帶持要而哭甚悲已而笑拊手而歌

盾卜之兆絕而後好趙史援占曰此甚惡非君之身乃

君之子然亦君之咎至趙朔被殺下宮及趙武而復鞍

之戰

晉韓厥夢子輿厥父謂已曰且避左右故中御而從齊

侯邴夏曰射其御者君子也公曰謂之君子而射之非

禮也射其左越于車下射其右斃于車中

趙嬰夢天使謂已祭余余福汝使問諸士貞伯貞伯曰

不識也既而告其人伯告貞伯從人曰神福仁而禍淫淫而無

罰福也祭其得亡乎以得放其福祭之之明日而亡

晉侯夢大厲披髮及地搏膚而踊曰殺余孫不義厲鬼也趙氏之元祖也八年晉侯殺趙同趙括故怒

入公懼入於室又壞戶公覺召桑田巫桑田巫晉邑巫言如夢

如公所夢巫云鬼怒公曰何如曰不食新矣言公不得及食新麥公疾病求

欽定四庫全書

冊府元龜
卷八百九十二

五

鑿于秦秦伯使鑿緩為之緩鑿名為猶治也未至公夢疾為二

鑿子曰彼良鑿也懼傷我焉逃之其一曰居育之上膏

之下若我何育育也心下為膏醫至曰疾不可為也在育之上

膏之下攻之不可達之不及藥不至焉不可為也達針也

公曰良鑿也厚為之禮而歸之六月丙午公欲麥使甸

人獻麥將食如廁臨而卒小臣有晨夢負公以登天及

日中負晉侯出諸廁遂以為殉

呂錡夢射月中之退入於泥呂錡魏錡晉大夫占之曰姬姓日

也周世姬異姓月也異姓必楚王也射而中之退入於

泥亦必死矣亦死象及戰射共王中目王召養繇基

與之兩矢使射呂錡中項伏弢弢衣以一矢復命

聲伯夢涉洹洹水出汲郡林慮縣東北至魏郡長樂縣入清水或與已瓊瑰食

之瓊瑰玉也泣而為瓊瑰盈其懷淚下化為珠從而

歌之曰濟洹之水贈我以瓊瑰歸乎歸乎瓊瑰盈吾懷

乎從就也夢懼不敢占也還自鄭至于狸脈而占之曰

余恐死故不敢占也今衆繁而從余三年矣無傷也言

欽定四庫全書

冊府元龜
卷八百九十二

六

之之莫而卒繫猶多也傳

荀吳帥師滅陸渾韓宣子夢文公攜荀吳而授之陸渾

宣子韓起文公晉文公荀吳中行穆子晉大夫也故使穆子帥師獻俘於文公

欲以
應夢

齊侯伐魯北鄙中行獻子將伐齊夢與厲公訟弗勝厲公

獻子所殺者以戈擊之首墜於前跪而戴之奉之以走見梗

陽之巫臯梗陽晉邑也在太原他日見諸道與之言同

巫亦夢也厲公訟巫曰今茲主必死若有事於東方則可以

逞獻子許諾

叔孫穆子去叔孫氏及庚宗成公十六年避僞如之難介齊庚宗魯地遇婦

人使私為食而宿焉適齊夢天壓已弗勝穆子顧而見

人黑而上僂深目而緞喙號之曰牛助余乃勝之及反

魯所宿庚宗之婦人獻以雉獻穆子問其姓對曰余子長

矣能奉雉而從我矣召而見之則所夢也未問其名號

之曰牛曰唯皆召其徒使視之遂使為豎豎官也傳言從夢未必吉

衛侯殺渾良夫夢于北宮見人登昆吾之觀衛有觀在古昆吾氏

欽定四庫全書

冊府元龜
卷八百九十二

七

之墟今濮被髮北面而譟曰登此昆吾之墟繇繇生之

衣繇繇初生也良夫言已有以小成余為渾良夫叫

天無辜本盟當免三死而并數一時之事為三罪殺之故自謂無辜公親筮之胥彌

赦占之赦衛曰不害與之邑寘之而逃奔宋言衛侯無道卜人不

敢以實對
懼難而逃

宋景公無子取公孫周之子得與啓畜諸公宮未有立

焉公卒得夢啟北首而寢於廬門已為鳥而集於其上

喙加於南門尾加於桐門曰余夢美必立乃得立

鄭文公有賤妾曰燕姑夢天使與已蘭曰余為伯僚余而祖也以是為而子以蘭有國香人服媚之如是既而文公見之與之蘭而御之生穆公名之曰蘭穆公有疾曰蘭死吾其死乎刈蘭而卒

子產聘于晉晉侯有疾韓宣子曰寡君寢疾於今三月矣拉走羣望有加而無瘳今夢黃熊入于寢門其何厲鬼也對曰以君之明子為大政其何厲之有昔堯殛鯀于羽山其神化為黃熊以入于羽淵實為夏郊三代祀之晉為盟主其或者未之祀乎韓子祀夏郊晉侯有間

欽定四庫全書

冊府元龜
卷八百九十二

八

問差

鄭殺大夫良霄

伯有也在襄三十年

鑄刑書之歲二月

昭六年

或夢

伯有介而行

也介甲

曰壬子余將殺帶也明年壬寅余又

將殺段也及壬子駟帶卒國人益懼齊燕平之月壬寅

公孫段卒國人愈懼

衛襄公夫人姜氏無子

姜氏宣姜

嬖人嬀始生孟縶孔成子

夢康叔謂已立元

成子衛卿孔達之孫縶元孟縶弟夢時元未生

余使羈之

孫圉與史苟相之

晉史朝子

史朝亦夢康叔謂已余將

命而子苟與孔烝鉏之曾孫圉相元史朝見成子告之

以夢夢協

也協合

晉韓宣子為政聘于諸侯之歲在二嫺

始生子名之曰元孟縶之足不良弱行也孔成子以周

易筮之曰元尚享衛國主其社稷

遇屯

震下坎上

曰余尚立縶尚克嘉之

嘉善也

遇屯之比

坤下坎上

也屯初九

以示史朝史朝曰元亨又何疑焉

長之謂乎

言屯之元亨謂年長非謂名元

對曰康叔名之可謂長矣

欽定四庫全書

冊府元龜
卷八百九十二

九

也孟非人也將不列於宗不可謂長

足跡非全人不可列為宗主

且

其繇曰利建侯

繇卦

嗣吉何建建非嗣也

嗣子有常位故無所卜又

無所建今以位不定卜嗣

二卦皆云

謂再得屯卦皆得吉則當從吉而建之也

其建之康叔命之二卦告之筮襲於夢武王所用也弗

從何為

於外傳云太誓曰朕夢協朕卜襲居其家侯主社稷臨祭祀奉民人事鬼神從會朝又焉

弱足者居偏弱

得居各以所利不亦可乎

孟跛利居元吉利建

故孔成子立靈公

泉邱人有女夢以其帷幕孟氏之廟

泉邱魯邑

遂奔僖子其

僚從之鄰女為僚友者盟于清丘之社曰有子無相棄

也二女自僖子使助蓬氏之筮蓬副妾也蓬氏之女為僖子副妾別居在外故

僖子納泉丘人女今副助之反自侵祥宿於蓬氏生懿子及南宮敬叔

於泉丘人其僚無子使字敬叔字養也似雙生

趙簡子夢童子羸而轉以歌轉宛旦而日食占諸史墨

曰吾夢如是今而日食何也簡子夢適與日食會謂咎在己故問之對曰

六年及此月也吳其入郢乎終亦弗克史墨知夢非日食之咎而入郢必以庚辰庚辰定四年十一月庚辰吳不釋其營

欽定四庫全書冊府元龜卷八百九十二

入日月在辰尾辰尾龍尾也周十一月今之庚午之日十月日月合朔於辰尾而食

日始有謫火勝金故弗克謫變氣也庚午十月十九日去辛亥朔四十一日雖日食

在辛亥更以始變為占也午南方楚之位也午火庚金也日以庚午有變故災在楚楚之仇敵唯吳故知其入

郢必吳火勝金者金為火剋食在辛亥亥水也水數六故六年也

宋元公將為魯昭公故如晉請納夢太子欒即位於廟

已與平公服而相之平公元旦召六卿公曰寡人不佞

不能事父兄父兄謂以為二三子憂寡人之罪也若以

羣子之靈獲保首領以沒唯是楸枰所以藉幹者枰枰

枰中

斧牀也幹請無及先君欲自仲幾對曰君若以社稷之

故私降昵宴羣臣弗敢知昵近也降宴謂損親近聲樂飲食之事若夫宋

國之法死生之度先君有命矣羣臣以死守之弗敢失

隆臣之失職常刑不赦臣不忍其死君命祇辱言君命必不行

祇適宋公遂行已亥卒于曲棘

宋人圍曹初曹人或夢眾君子立于社宮社宮社也而謀亡

曹曹叔振鐸請待公孫強許之振鐸曹始祖旦而求之曹無

之戒其子曰我死爾聞公孫強為政必去之及曹伯陽

即位好田弋曹鄙人公孫強好弋獲白鴈獻之且言田

弋之說說之因訪政事大說之有寵使為司城以聽政

夢者之子乃行強言霸說於曹伯曹伯從之乃背晉而

奸宋宋人伐之晉人不救築五邑於其郊曰黍邱揖邱

大城鍾邦河南夏邑縣西宋公將還褚師子肥子肥宋大夫

曹人詬之不行詬詈也師待之公聞之怒命反

之遂滅曹執曹伯及司城強以歸殺之終曹之夢

楚靈王成章華之臺願與諸侯落之太宰遂啟疆來召

魯昭公將往夢襄公祖梓慎曰君不果行襄公之適楚也夢周公祖而行今襄公實祖君其不行子服惠伯曰行也先君未嘗適楚故周公祖以道之襄公適楚矣而祖以道君不行何之三月公如楚

齊景公田於梧宮夜猶早公坐睡夢有五大夫北而稱無罪公覺召晏子告所夢公曰我其嘗殺無罪歟晏子對曰昔先君靈公田五大夫駭獸故并斷其頭葬之命曰五大夫丘豈此耶命人掘其葬處求之則五頭同穴

欽定四庫全書

冊府元龜
卷八百九十二

上

存焉公嘉之命吏葬之又景公舉兵將伐宋師過泰山公夢見二丈夫立而怒其怒咸盛公恐覺辟門召占夢者占夢者至公曰今夕吾夢二丈夫立而怒不知其所言其怒甚盛吾猶識見其狀不識其名占夢者曰師過泰山而不用事故泰山之神怒請召祝史祠乎泰山則可公曰諾明日晏子朝見公告之如告占夢之言也公曰占夢之言曰師過泰山而不用事故泰山之神怒今欲使人召祝史晏子俯有間對曰占夢者不識也此非泰

山之神也是宋之先湯與伊尹也公疑以為泰山神晏子曰公疑之則嬰請言湯伊尹之貌湯皙以長頤以髯銳上豐下偃身而揚聲公曰然是已伊尹黑而短蓬而髯豐上而銳下偃身而下聲公曰然是已今若何晏子曰夫湯太甲武丁祖乙天下之盛君也不宜無後今唯宋爾矣而公伐之故湯伊尹怒請散師平乎宋景公不用終伐宋晏子曰公伐無罪之國以怒明神不易行以續舊進師以近過非嬰之所知也師若果進軍必有殃

欽定四庫全書

冊府元龜
卷八百九十二

上

軍進再舍鼓毀將殪公乃辭乎晏子散師不果伐宋孔子蚤作負手曳杖逍遙於門歌曰泰山其頽乎梁木其壞乎哲人其萎乎既歌而入當戶而坐子貢聞之曰泰山其頽則吾將安仰梁木其壞哲人其萎則吾將安倣夫子殆將病也遂趨而入夫子曰賜爾來何遲也夏后氏殯於東階之上則猶在阼也殷人殯於兩楹之間則與賓主夾之也周人殯於西階之上則猶賓之也而丘也殷人也予疇昔之夜夢坐奠於兩楹之間夫明王不

興而天下其孰能宗子子殆將死蓋寢疾七日而沒

趙武靈王十六年遊大陵他日王夢見處女鼓琴而歌

詩曰美人熒熒兮顏若苕之榮慕母遂曰陵居命乎命

乎曾無我羸慕母遂曰言有命祿生遇其異日王飲酒

樂數言所夢想見其狀吳廣聞之因夫人而納其女娃

羸方言曰娃美色孟姚也徐廣曰古史考孟姚甚有寵

於王是為惠后

孝成王夢衣偏褰之衣乘飛龍上天不至而墜見金玉

欽定四庫全書

冊府元龜
卷八百九十二

十五

之積如山明日王召筮史敢占之曰夢衣偏褰之衣者

殘也乘飛龍上天不至而墜者有氣而無實也見金玉

之積如山者憂也其後三日韓上黨守馮亭降趙趙受

之卒有長平之禍

秦始皇夢與海神鬪如人狀乃令人入海齎捕鉅魚具

而自以連弩候大魚出射之遂益音旁海西至平原津而

病

漢文帝嘗夢欲上天不能進有一黃頭郎推之上顧見

其衣後穿覺而之漸臺見郎鄧通衣後穿即夢中所見也因而寵之

衛太子為江充所譖敗久之田千秋上急變訟太子寃

曰子弄父兵罪當笞天子過誤殺人當何罪哉臣嘗夢

見一白頭翁教臣言是時上顧知太子惶恐無他意乃

大感悟召見千秋謂曰父子之間人所難言也公獨明

其不然此高廟神靈使公教我公當遂為吾輔佐立拜

千秋為大鴻臚

欽定四庫全書

冊府元龜
卷八百九十二

十五

昌邑王夢見青蠅之矢積殿東西階王乃問龔遂對曰

詩云營營青蠅止於樊愷悌君子無信讒言陛下察之

王終不改

韋元成為丞相奏罷祖宗廟在郡國者歲餘元成薨字

下一字犯太祖廟諱上一字匡衡代為丞相成帝寢疾夢祖宗譴罷

郡國廟帝少弟楚孝王亦夢焉帝詔問衡議欲復之衡

深言不可

王莽夢長樂宮銅人五枚起立莽惡之念銅人銘有皇

帝初兼天下之文即使尚方工鐫滅所夢銅人膚丈師古

曰銅鑿也又感漢高廟神靈師古曰謂遣虎賁武士入

高廟拔劍四面提擊師古曰提擊也音徒計反斧壞戶牖師古曰以斧砍壞之

桃湯赭鞭灑屋壁師古曰桃湯酒之赭赭赤也令輕車校尉

居其中又令中軍北壘居高寢

後漢公孫述將僭號夢有人語之曰八么子系十二為

期覺謂其妻曰雖貴而祚短若何妻對曰朝聞道夕死

尚可況十二乎

欽定四庫全書

冊府元龜
卷八百九十二

十六

王延壽曾有異夢意惡之乃作夢賦以自勵後溺水死

時年二十餘史無官

范式字巨卿山陽金鄉人仕郡為功曹與汝南張劭字

元伯為友後元伯寢疾卒式忽夢見元伯元冕垂纓屣

屐而呼曰吾以某日死某時葬永歸黃泉如未我忘豈

能相及式覺而驚悲赴之

鄭玄詔徵不赴夢孔子告之曰起起今年歲在辰來年

歲在巳北齊劉彥高才不遇傳玄論曰辰為龍巳為蛇歲至龍蛇賢人嗟玄以識合之蓋謂此也既

寤以讖合之知命當終有頃寢疾時表紹與曹操相拒

於官渡令其子譚遣使逼玄隨軍不得已載疾到元城

縣疾篤不進其年六月卒

周磐字伯堅為重合令棄官還鄉里歲朝曾集諸生講

論終日因令其二子曰吾日者夢見先師東里先生與

我講於陰堂之與既而長歎豈吾齒之盡乎其月望日

無疾忽終

華松家本孤微其母夜夢兩伍伯夾門言司隸在此松

欽定四庫全書

冊府元龜
卷八百九十二

十七

果至司隸

蔡茂初為廣漢太守夢坐大殿極上有三穗禾茂跳取

之得其中穗輒復失之以問主簿郭賀賀離席慶曰大

殿者官府之形象也極而有禾人臣之上祿也取中穗

是中台之位也於字禾失為秩雖曰失之乃所以得祿

秩也袞職有關君其補之旬月而茂徵為三公

張奐為武威太守其妻懷孕夢帶負印綬登樓而歌訊

之占者曰必將生男復臨茲邦命終此樓既而生子猛

以建安中為武威太守殺刺史邯鄲商州兵圍之急猛
恥見擒乃登樓自燒而死卒如占言

公孫瓚為奮武將軍為袁紹所圍夢薊城摧果敗焉

魏程昱少時嘗夢上泰山兩手捧日昱私異之以語荀彧

及兖州反賴昱得完三城於是或以昱夢白太祖曰卿

當終為吾腹心昱本名立太祖乃加其上日更名昱也

後至衛尉封安鄉侯

管輅舉秀才吏部尚書何晏請之鄧颺在晏謂輅曰聞

欽定四庫全書

冊府元龜
卷八百九十二

六

君著爻神妙試為作一卦知位當至三公不又問連夢

見青蠅數十頭來鼻上驅之不肯去有何意故輅曰夫

飛鷄天下賤鳥及其在林食榘則懷我好音況輅心非

草木敢不盡忠昔元凱之弼重華宣惠慈和周公之翼

成王坐而待旦故能流光六合萬國咸寧此乃履道休

應非卜筮之所明也今君侯位重山嶽勢若雷電而懷

德者鮮畏威者衆殆非小心翼翼多福之仁又鼻者艮

此天中之山相書謂鼻之所在為天中鼻有山象故曰

天中之山也高而不危所以長守貴也今青蠅臭惡而

集之焉位峻者顛輕豪者亡不可不思虛盈之數盛衰

之期是故山在地中曰謙雷在天上曰壯謙則裒多益

寡壯則非禮不履未有謙已而不光大行非而不傷敗

願君侯上追丈王六爻之旨下思尼父象象之義然後

三公可決青蠅可驅也颺曰此老生之常譚輅答曰夫

老生者見不生常譚者見不譚晏曰過歲更當相見別輅

欽定四庫全書

冊府元龜
卷八百九十二

九

論初不及易中辭義何故也輅辟虛答之曰夫善易者

不論易也安含笑而語之可謂要言不煩也因請輅為

卦輅既稱引鑒戒要辭之曰知幾其神乎古人以為難

交疏而吐其誠今人以為難居今一面而盡二難之道

可謂明德惟馨詩不云乎中心藏之何日忘之輅還邑

舍具以此言語勇氏勇氏責輅言太切至輅曰與死人

語何所畏耶勇大起謂輅狂悖戲嘲西北大風

塵埃蔽天下餘日間晏颺皆誅然後勇氏乃服

太祖嘗夢三馬同食一槽甚惡焉因謂太子丕曰司馬

懿非人臣也必預汝家事既而竟遷魏鼎

司馬宣王帥師平遼東迴至襄平夢明帝枕其膝曰視

吾面俛視有異於常心惡之先是詔宣王便道鎮關中

及次白屋有詔召宣王三日之間詔書五至手詔曰聞側息望到到便直排閣入視吾面宣王大遽乃乘追鋒車晝夜兼行自白屋四百餘里一宿而至引至嘉福殿臥內升御床宣王流涕問疾明帝執宣王手目齊王曰以後事相托死乃復可忍吾忍死待君得相見無復所恨矣

蔣濟為領軍其婦夢見亡兒涕泣曰死生異路我生時為卿相子孫今在地下為泰山伍伯憔悴困辱不可復

欽定四庫全書

冊府元龜
卷八百九十二

三

言今太廟西謳士孫阿今見名為泰山令願母為白侯屬阿令轉我得樂處言訖母忽然驚寤明日以白濟濟曰夢為爾耳不足怪也明日暮復夢曰我來迎新君止在廟下未發之頃暫得來歸新君明日日中當發臨發多事不復得歸永辭於此侯氣強難感悟故自訴於母願重啟侯何惜不一試驗之遂道阿之形狀言甚備悉天明母重啟濟曰雖云夢不足怪此何太適適亦何惜不一驗之濟乃遣人入太廟下推問孫阿果得之形狀

證驗悉如兒言濟涕泣曰幾負吾兒於是乃見孫阿具言其事阿不懼當死而喜得為泰山令惟恐濟言不信也曰若如足下言阿之願也不知賢子欲得何職濟曰隨地下樂者與之阿曰輒當奉教乃厚賞之言訖遣還濟欲速知其驗從領軍門至廟下十步安一人以傳阿消息辰時傳阿心痛已時傳阿劇日中傳阿亡濟泣曰雖哀吾兒之不幸且喜亡者有知後月餘兒復來語母曰已得轉為錄事矣

欽定四庫全書

冊府元龜
卷八百九十二

五

曹爽為大將軍錄尚書事夢二虎銜雷公雷公若二升椀放著庭中爽惡之以問占者靈臺丞馬訓曰憂兵訓退告其妻曰爽將以兵亡不出旬日後為司馬宣王所誅

皇甫謐累徵不起夢至雒陽自廟出見車騎甚眾以物呈廟云誅大將軍曹爽寤而以告其邑人邑人曰君欲作曹人之夢乎朝無公孫強如何且爽兄弟典重兵又權尚書事誰敢謀之謐曰爽無叔抵牾之請苟失天機

則離矣何恃於強昔漢之閹顯倚母后之尊權國威命可謂至重矣閹人十九人一旦尸之況爽兄弟乎未幾爽果敗

鄧艾為征西將軍嘗伐蜀夢坐山上而有流水以問殄虜護軍爰邵邵曰按易卦山上有水曰蹇蹇繇曰蹇利西南不利東北孔子曰蹇利西南往有功也不利東北其道窮也往必克蜀殆不還乎艾憮然不樂

蜀關侯為盪寇將軍督荊州事初出軍圍樊夢猪鬣其

欽定四庫全書

冊府元龜
卷八百九十二

五

足語子平曰吾今年衰矣然不得還

魏延字丈長為前軍軍師征西將軍諸葛亮出北谷口延為前鋒去亮營十里延夢頭上生角以問占夢趙直直詐延曰夫麒麟有角而不用此不戰而賊自敗之象也退而告人曰角之為字刀下用也頭上用刀其凶甚矣延後果為楊儀所殺

蔣琬為廣都長衆事不理先主欲加罪戮諸葛亮推琬有社稷之器乃不加罪琬見推之後夜夢有一牛頭在

門前流血滂沱意甚惡之呼問占夢趙直直曰夫見血者事分明也牛角及鼻公字之象君位必當至公大吉之徵也後為大司馬

何祗字公肅嘗夢井中生桑以問占夢趙直直曰桑非井中之物會當移植然桑字四十下八君壽恐過此祇笑云得此足矣後為犍為太守年四十八卒如直所言吳丁固初為尚書夢松樹生其腹上謂人曰松字十八公也後十八歲吾其為公乎卒如所夢

欽定四庫全書

冊府元龜
卷八百九十二

五

朱壽占夢不失一

晉王濬為廣漢太守嘗夜夢懸三刀於其卧屋梁上須臾又益一刀濬驚覺意甚惡之主簿李毅再拜賀曰三刀為州字又益一者明府其臨益州乎及賊張宏殺益州刺史皇甫晏果遷濬為益州刺史

鄧攸為淮南太守夢行水邊見一女子猛獸自後斷其盤囊占者以為水邊有女汝字也斷盤囊者新獸頭代故獸頭也不作汝陰當汝南也果遷汝陰太守

郭瑀夢乘青龍上天至屋而止寤而歎曰龍飛在天今止於屋屋之為宇尸下至也龍飛至尸吾其死也古之君子不卒內寢况吾正士乎遂還酒泉南山赤崖閣飲氣而卒

索統為郎中避世晦跡惟以占夢為無悔吝乃不逆問者孝廉令狐策夢立冰上與冰下人語統曰冰上為陽水下為陰陰陽事也士如歸妻迨冰未泮婚姻事也君在冰上與下人語為陽語陰媒介事也君當為人作媒

欽定四庫全書

冊府元龜
卷八百九十二

五

冰泮而婚成策曰老夫耄矣不為媒也會太守田豹因策為子求鄉人張公徵女仲春成婚焉郡主簿張宅夢走馬上山還繞舍三周但見松柏不知門處統曰馬屬離離為火火禍也人上山為凶字但見松柏墓門象也不知門處為無門也三周三脊也後三年必有大禍宅果以謀反伏誅索充初夢天上有二棺落於充前統曰棺者職也當有京師貴人舉君二棺者頻再遷俄而司徒王戎書屬太守使舉充太守先署充功曹而舉孝廉

充後夢見一虜脫上衣來詣充統曰虜去上半下半男字夷狄陰類君婦當生男終如其言宋桷夢內中有一人著朱衣桷手把兩杖極打之統曰內中有人肉字也肉色赤也兩杖箸象也極打之飽食肉也俄而亦驗焉黃平問統曰我昨夜夢舍中馬舞數十人向馬拍手此何祥也統曰馬者火也舞為火起向馬拍手救火人也平未歸而火作索綏夢東有二角書其大角朽敗小角有題韋囊角佩一在前一在後統曰大角朽敗腐棺木

欽定四庫全書

冊府元龜
卷八百九十二

五

小角有題題所詣一在前前凶也一在後後背也當有凶背之問時綏父在東居三日而凶問至郡功曹張邈嘗奉使詣州夜夢狼啖一脚統曰脚肉被啖為却字會東虜反遂不行凡所占莫不驗太守陰澹從求占書統曰昔入太學因一父老為主人其人無所不知又匿姓名有似隱者統因從父老問占夢之術審測而說實無書也澹命為西閣祭酒統辭曰少無山林之操游學京師交結時賢希申鄙藝會中國不靖欲養志終年老亦

至矣不求聞達又少不習勤老無吏幹潏汜之年弗敢聞命澹以東帛禮之月致羊酒

張華為司空方晝卧忽夢見屋壞覺而惡之是夜難作被害

陸機為平原內史長沙王又假機後將軍征河間王顥夜夢黑幕三重繞車機擘出不得明旦被殺其日大風拔木時人以為陸氏之寃

戴洋為都水令史請急還鄉將赴維夢神人謂之曰雒

欽定四庫全書

冊府元龜
卷八百九十二

二十七

中當敗人盡南渡後五年揚州必有天子洋信之遂不去既而皆如其夢

王敦為大將軍舉兵向建業兵至姑孰明帝陰察敦營壘敦正晝寢夢日環其城驚起曰此必黃鬚鮮卑奴來也帝母荀氏燕代人帝狀類外氏鬚黃敦故謂帝云敦初殺刁協後病殆夢白犬自天而下啗之又見協乘輅車導從瞋目令左右執之俄而敦死

揚雄為春陵令王敦作亂雄起兵禦之為敦所執敦將

釋之衆人皆賀雄笑曰昨夢乘車挂肉其傍夫肉必有筋筋者斤也車傍有斤吾其戮乎尋而敦遣殺之當時見者莫不傷惋

張茂為吳國內史沈充之反也茂與三子並遇害茂弟益為周札將軍充討札益又死之贈茂太僕茂少時夢得大象以問占夢萬推推曰君當為大郡而不善也問其故推曰象者大獸獸者守也故知當得大郡然象以齒焚為人所害果如其言

欽定四庫全書

冊府元龜
卷八百九十二

二十七

王導子悅為中書侍郎導夢人以百萬錢買悅潛為祈禱者備矣尋掘地得錢百萬意甚惡之一皆藏閉及悅疾篤導憂念特至不食積日忽見一人形狀甚偉被甲持刀導問君是何人曰僕是蔣侯也公兒不佳欲為請命故來爾公勿復憂因求食遂噉數升食畢勃然謂導曰中書患非可救者言訖不見悅亦殞絕

溫嶠為驃騎將軍鎮武昌至牛渚磯水深不可測云其下多怪嶠遂燬犀角而焰之須臾見水族萬品其夜夢